

• 五味人生

洪水来袭

7月24日的那场暴雨,让我们记忆犹新。雨停了,断断续续传来了许多消息,许许多多的意想不到,让人唏嘘不已,感慨万千。

朋友家被水冲了,他家在新安县上孤灯村,据说是这次受灾较严重的地方之一。到了朋友家,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眼见的惨状了。

朋友一家正在忙着整理他们的“家”,可是,那还能被称为家吗?一个他们全家人辛辛苦苦建起的家,已徒有虚名。围墙上还留着洪水过后的水印,那水印足有一人多高。院子的大门已被洪水冲得不知去向,院子里满目苍凉,砖头、瓦块、木棍、淤泥到处都是,没有一个下脚的地方。朋友家的屋门大开,能冲走的东西全都被冲走了,洪水冲不动的衣柜、大件家用电器,也是东倒西歪,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功效。面对着被洪水袭击后的家,朋友调侃地说:“一贫如洗。”我忽然之间对这个小学就学过的词,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认识。

朋友还说:“幸亏当时家里没人,那是多大的一股洪水一涌而进呀,瞬间什么都没有了,想想都后怕。”这个曾经是多么

• 市井百态

夏夜斗蚊

多年前我回老家收麦,老家地处丘陵地区,由于路不好走,地也小,大型割麦机只能望麦兴叹。于是,十多亩麦子只好凭镰割,用肩挑,老牛拉着石碾碾。白天累得够呛,晚上还要挨蚊子咬,这使我对那年的麦收印象颇深。

老家树多,蚊子就多。白天,我在地里割麦、挑麦、打麦,劳累了一天的身子骨快要散架了,晚上躺在床上刚迷糊一会儿,蚊子就三三两两不紧不慢地飞了过来。“嗡嗡”地哼着吸血歌,由远而近,盘旋了几圈后,轻落在我的脸上。我用力一打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蚊子没打着,脸却生疼。唉!惹不起还躲不起?我用床

单裹了全身,毛巾包了头,虽然热,可总比“义务献血”强。可没想到顾头顾不上脚,一不留神脚丫子还是被蚊子狠狠地叮了好几口。我再一翻身,整个背全露出来了,又惨遭众蚊攻击。

我终于怒了,决定绝地反攻!我打开灯,见光后的蚊子皆伏于墙壁上。蝇拍所到之处,“噼噼啪啪”一阵响,蚊尸处处,蚊血斑斑,可出了俺一口恶气。刚坐床上喘口气,眼前忽有一小物,正作自由落体状,刚触我腿,又战斗机似的快速飞了上来。“啪”的又一声脆响,摊开双手一看,蚊子已不成样子了。

正所谓:杀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(中铝洛阳铜业 李文海)



制图:阿幽薇

• 同题作文

本期话题:说说我的糗事

钥匙丢了

刚参加工作,我被分到单位下属的理发店工作,住在单身宿舍。

十八九岁正是贪玩的年龄,一天晚上我和一帮狐朋狗友疯玩至夜半才回宿舍。又困又倦的我想洗个澡,于是迷迷糊糊地找出自己的运动裤头,光着上身来到了一楼的淋浴房。

10分钟后,冲洗完毕,我锁上淋浴房的门,回到位于四楼的宿舍。到了门口,我一摸腰里,霎时一身冷汗,钥匙呢?

顺着楼梯,我急忙返回淋浴房,可淋浴房的门被我锁上了。慌乱中,我从一楼找到四楼,又从四楼找到一楼,楼道里一团漆黑,我手脚并用,寻寻觅觅,四处摸索,可不见钥匙踪影。那时还没有手机,公用电话也少,我光着上身,就穿一条裤头,深更半夜,左邻右舍又不相识,找谁呢?住得离我最近的朋友也有一里多远,可我也没有其他地方奔去。初春时节晚上还有点儿冷,可我不怕,就怕万一被谁看见了,那可要羞死人了!

我从朋友那里借了工具,回到宿舍,在门上捣鼓了半天,可还是打不开门。最终还把邻居惊醒了,在邻居的帮助下,终于把门打开了。

总算进了屋,我脱掉运动裤头,当哪一声,钥匙掉了出来!原来运动裤头是两层,钥匙就在两层的中间夹着!(嵩县 乔玉杰)

• 家有儿女

给儿子起名

1998年,儿子瓜熟蒂落,给我接生的医生惊叹:“哇,还没见过这么结实的大胖小子!”

虎年得虎子,我们喊他“小虎子”。转眼都三个月了,还没正儿八经的名字呢,我催促老公快把给儿子起名之事提上重要日程,可老公说:“你申报,我审核。”就把艰巨的起名任务交给了我。

为儿子起名,我翻遍字典,绞尽脑汁。一个姓白的同事说他给儿子起名字不好起,说叫什么都白叫。我想是呀,俺儿子姓黄,叫什么都不都黄了吗?对,干脆就合这个黄字做文章,突然我灵感一现,叫“黄赫”!这名字谐音“黄河”、“黄鹤”,很大气,取这个“赫”字,一来我希望儿子将来能成器而赫赫有名,二来“赫”有两个赤组成,赤,红也,有黄有红,国旗的颜色,遂一锤定音。

当父母把美好的愿望种植在孩子名字里的那一刻起,孩子健康成长、快乐成才已成了父母永远的希冀。(嵩县旧县镇 崇新会)

副刊

投稿:bxixeshou@163.com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
WWW.LYD.COM.CN
——洛阳人的网上家园
点击生活 服务无限

地址:洛阳新区开元大道报业大厦22层 广告热线:0379-65233618